

續

漢

志

集

解

祭祀志上第七

光武卽位告天  
郊封禪

後漢書七

梁

剡

令剡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獾知祭祀

集解黃山曰前書郊祀志豺獾有祭

顏注謂殺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詩魚麗孔疏義同陸佃埤雅舊

說豺獾祭天或以爲皆自祭其先是又兼有祭天一義禮王制

月令周書時訓呂覽孟春紀皆有豺祭獾祭之文呂覽高注豺殺

獸四圍陳之獾取鯉魚四面陳之世謂之祭是特陳列如祭非其

義惟大戴夏小正月獾祭魚十月豺祭獸傳皆曰善其祭而後

食之乃班志所本月令獾祭魚鄭注將食之先以祭也是謂祭食

之祭然豺獾食生於說亦窒非班義也孔穎達說豺祭獸謂禽獸

皆殺之但殺獸又陳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爲祭埤雅則謂祭言獸

以大者祭也來道之云獾每祭必取七魚列石上人襲之少頃再

列如舊又祭時取黃鰓魚一枚以爪按其首使作聲如人有祝史

故俗呼黃鰓魚爲魚師祭畢食諸魚而縱黃鰓而況人乎故人知

魚於水此經目驗與陸佃說皆不以爲祭食也

之至於念想猶豺獾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

王公所爲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

曰來所修用者曰為祭祀志

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為祭祀志即邕之意也

前漢祭祀多因秦後漢祭祀多本新莽誅其罪而猶用其制時為之也莽緣飾經術仍與漢制相成故光武中興無以易之而遂為

晉魏以下相沿之定規是此志實古今得失之林矣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為壇營於鄗之陽

春秋保乾圖曰建天子於鄗之陽名曰建天

皇集解黃山曰光武紀即位於元年六月己未壇場在鄗南千秋亭五成陌改鄗為高邑文選景福殿賦李注在南曰陽郡國志注

五成陌在高邑縣西七里則所指縣治已非漢舊可知

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

宗羣神皆從未曰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

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莽

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圖丘象天方澤則地園方因體南北從位燔

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藹栗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帝禮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后土隨

王所在而事祐耳作賦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體帝君子求

福不同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地陰陽之別以

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

海星則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眾明山阜百川眾流滄汗皋澤

以類相屬各致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河  
東祀一林冬上帝壇屬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  
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  
步廣坐帳三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  
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大拜位壇亦如之  
爲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廿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  
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爲周道前望之外廣九  
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  
寸爲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步壇廣三  
丈高二尺爲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步壇廣三  
丈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爲周道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  
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爲周道士望  
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爲周  
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  
通入方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  
限之其五零壇去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  
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爲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  
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  
爲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六步壇廣一  
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爲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  
外徑二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爲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  
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爲周道大夫  
望之外徑九步館林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  
六寸爲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圍

入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上丁  
 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編于羣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  
 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籍躡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  
 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  
 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羣陰  
 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  
 牲右皆用黍稷及樂集解惠棟曰注神道以通以通作入通見索  
 隱黃山曰西京郊祀素盞按前書郊祀志高帝初因秦雍四時增  
 北時而備五帝文帝復起渭陽五帝廟始合祀秦一地祇武帝又  
 增汾陰后土甘泉泰一皆名曰郊蓋以泰一為天后土為地訖於  
 元帝祠泰一必之甘泉祭后土必之汾陰皆遠遯百里至不能往  
 則遣有司告祠尤悖親郊之義成帝用匡衡之議定長安南郊  
 郊禮始正乃成帝定而旋改哀帝復而又廢平帝元始五年莽請  
 復如衡議復南郊北郊乃議以孟春親郊天地高后高后並配冬夏  
 二至遣有司分郊天地高后高后分配古郊禮后夫人不待祠安  
 有先后配郊之禮二至帝不親往何名為郊附會古文遂成奇謬  
 然終平帝之世固未實行也莽奏議在元始五年是年十二月帝  
 崩則定壇場具郊儀必已在莽居攝之後故莽立官稷增學官奏  
 立明堂辟雍平紀皆書之獨復長安南北郊不見於紀莽傳亦自  
 言予前在攝時建郊宮而注引黃圖乃有元始四年宰衡莽具郊  
 儀之奏其文則全襲匡衡原奏之詞與志載莽前後各奏不合其  
 為偽託明矣中興於大祭祀動稱元始中故事實則皆莽之亂制  
 諱之故曰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瞻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  
 元始耳

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集解惠棟曰今文大誓咸曰云八百諸侯不謀同辭

王莽篡弑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眾於昆陽誅王郎劍

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讖

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

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集解黃山曰祝文與光武紀所載有異赤眉立

劉盆子為帝與光武即位同月九月遂陷長安殺更始青犢本與

赤眉合同入函谷關建武二年尚與銅馬尤來餘黨共立孫登為

天子此文乃言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不合紀無赤眉青犢是

也蓋祝文本無副本史臣補撰未免溢美范書已經刪潤志則直

錄史文適成其誤耳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為圓

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

位集解黃山曰前書郊祀志匡衡言甘泉秦時紫壇八觚宣通象

之壇臣聞郊柴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其牲用慎其席祭藉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上質不飾以

後漢志七

三

其制必甚簡黃圖莽奏亦云性欲簡栗氣尚清玄貴誠因質其儀  
乃復有圖壇八觚茅營竹宮及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之制蓋制為  
莽居攝後所定奏則六朝撰黃圖者所附益也此志載圓壇八陛  
又有五帝外壇重營紫宮悉同甘泉明即莽制八陛者八階也壇  
亦云五帝八觚故有八階五帝別為壇壇五階在圓壇外如城之有郭故下  
陸郭也 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

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集解惠棟曰案

日周天玉衡六間日大寒後斗指艮為立春艮寅甲卯乙辰巽巳  
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壬子癸丑斗指丑為大寒二十四

氣周而復始鄭志引堪輿亦用其外為壇重營皆紫曰像紫宮集

此圖蓋周秦以來相傳舊法也惠棟曰史記天官書有四通道曰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

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陸五十

八酸集解黃山曰史記封禪書其下四方地為酸食郊祀志作臘

正義引劉伯莊云謂繞壇設諸神祭座相連綴也顏注綴與餒同

謂聯續而祭也皆以綴聯為義說文綴聯義說文無酸字餒祭餒也

之綴本當作綴從彳之字皆有綴聯義說文無酸字餒祭餒也

挑取背間肉也是照借字酸後起字皆當以餒為正字祭餒者以

酒沃地聯綴祭之即以合四百六十四醜五帝陸郭帝七十二醜  
餼位為神位之數也

合三百六十醜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

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

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集解黃山

祀志載莽元始五年奏定羣望以類相從為五部天地五帝五神  
日月星雷風雨而已算位二年興神仙事遂崇鬼神淫祀至其末  
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是郊營即壇也封  
祀列神之多實莽居攝後所漸增不關元始故事也

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集解錢大昕曰及

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集解錢大昕曰外官當  
作外官漢書天文志經

星常宿中外官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

凡百一十八名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

杜林上疏目為漢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曰高帝配集

黃山曰前書平紀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其時高后  
配地之議未興故惟依舊制以高祖配郊祀志載莽奏孝文十六



年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是舊制昉於文帝由來已久故  
杜林本之也班紀於諸帝之郊或於甘泉或於南郊必著其地獨  
平紀四年之郊不著葬傳又卽以屬之葬此時南郊未復平帝未  
加元服亦不能親郊觀元始五年冬葬因帝疾請命泰時作金騰  
則四年之郊葬亦必於甘泉泰時行之以帝不親行故紀不著其  
地耳居攝元年葬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南郊始復始建國  
元年葬言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  
宜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蓋至是始自行其並配之制皆  
詳葬傳而漢當郊堯之說又實由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  
葬啟之林殆不敢斥言其非也

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  
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

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論是以前及至漢興因時宜趨  
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  
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  
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無有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  
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論  
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神本與漢異郊祀高帝  
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于此民奉種祀且猶世  
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鯨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眾心難  
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  
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

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

黃山

曰據光武紀平蜀在建武十二年四月益州始傳送公孫述郊廟樂器漢郊以正月則增廣郊祀當在十四年以後高帝始配不及高后仍不用莽議也迄中元元年封泰山禪祭地於梁陰始以高后一配次年北郊成立則已為帝之末年矣蓋帝亦知先后配郊為不經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故久而後決也惟高皇帝祭天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紺席鉤命決曰自外至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者無主不止自內出者無匹不行

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

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

營羣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

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

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簞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陸郭

酸既送神煢俎實於壇南已地周禮凡以神位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稱物鄭玄曰

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眾寡與其居向孝經說郊祀之禮曰

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

後漢志七 五

園上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集解惠棟曰注凡以神位者位作仕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服虔注漢書曰封者

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

之奠近神靈也項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

爲封謂負土於泰山爲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於天廬植

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漢記載太尉趙熹上

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

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

成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爲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

不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

集解惠棟曰注每世之隆 詔書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

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莊子曰

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堦勒石凡千

入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

其有形聲相益故謂之字館本始作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

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

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集解惠棟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

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

上幸魯

漢禮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

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衣以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衣以

目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

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

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

盧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

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

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合凍十二月泗凍正月解凍太守潔齋親自

執事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胸

太守拜章縣次驛馬傳送雒陽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云配林在泰

山西南五六里泰山君夫人漢時皆稱泰山府君黃山曰注脯三

十胸說文胸脯挺也胸與挺皆脯名以同物通訓公羊昭二十五

年傳何注屈曰胸申曰庭士虞禮鄭注古文庭為挺曲禮鄭注屈

中曰胸是胸為脯之屈中者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故須中屈之

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

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偽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

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

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

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軌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議  
書赤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  
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為兆民上曰至  
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議蓋如此集解黃山曰光武  
紀注議符命之書議驗也言王者受命之符驗也山案文選思元  
賦舊注引蒼頡篇識書河洛書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識祕密書  
也出河洛其言河洛者謂河圖洛書之學七經皆有議而以河洛  
為宗河洛五九六藝四九都凡八十一篇張衡所奏定衡傳載衡  
疏論圖識得失最詳言聖人以律曆卜筮九宮為本皆易之事也  
鄭元以識合夢而知當終程醮因災異推考圖書而知漢四百年  
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通其術者自能初孝武帝欲求神僊  
用之餘皆但就流傳祕文傳會其說而已釋名釋言語扶傳也  
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集解黃山曰釋名釋言語扶傳也  
成五利公孫卿諸方士其方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  
益衰則傳會封禪著其非誠

封元年上吕方士言作封禪器吕示羣儒多言不合於古於是罷

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乃上石

立之泰山顛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

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

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

泰山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

郊祀志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

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為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

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

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

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

德盛於高宗武王宜封禪焉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

奏儀制詔曰許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

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子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

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益

應圖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為議者所誘進

後世知吾罪深矣集解惠棟曰注博士充曹充也建武中為博士

定封禪禮見曹褒傳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

有司奏

集解黃山曰張純傳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中元元年帝

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是當時奏上封禪所施用即純主之前漢御史大夫成帝更名大

司空光武即位惟置大司空凡郊祀之事兼掌掃除樂器建武二

十七年去大時純為司空而傳云視御史大夫者視武帝封禪御史乘屬從行故事也 當用方石再累置壇

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

集解黃山曰舊唐禮儀志

石三枚以爲再累是再累乃用方石三枚也後文梁松疏言牒厚

寬寄玉牒故石下是此文當作用玉牒書藏方石下奪下字牒厚

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

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

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曰水銀和金曰爲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

枚方五寸集解黃山曰說文檢書署也徐云書函之蓋三刻其上

志作簡云玉簡厚二寸長短闊狹一如玉牒其印齒隨璽大小仍

纏以金繩五周石簡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

以受命璽案檢封之說其別有三地官司市鄭注璽節印章如今

斗檢封賈疏漢法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其內有書是以斗形

方匣貯書上加封檢也公孫瓚傳言袁紹每有所下輒卓囊封檢

文稱詔書是以囊貯文書標封囊口亦謂之檢李注今謂之排說

文排擠也擠合囊口而封之也二者但可用之文書玉牒之檢則

爲單簡覆牒而封之是檢即蓋矣其石檢又加蓋者玉檢并牒封

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者亦專就石檢言即印齒也玉璽一方寸

二分以封玉檢一枚方五寸以封石檢故石檢須刻方五寸段玉

裁說封禪之檢擬文書之檢爲一趙坦又以斗檢封爲用斗銘燧

以封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

諸

議

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曰上曰刻書上曰用

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集解黃山曰石空檢為三事空

讀為孔唐書禮樂志石破刻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

方其中以容玉匱即孔是已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曰

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曰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

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

之義集解惠棟曰命下徐堅引司馬書有受字受命中興宜當特異曰明天意遂使秦

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集解通鑑胡注舊用石蓋各依方色時曰

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刻

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



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  
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錢糧酒肉十一日發  
軍賦玩縣縣人斯孫孫在初丁氏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  
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  
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  
鄉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  
中侯齊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  
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  
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  
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  
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丈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  
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  
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  
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仰望天關如從  
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竄窾如無道徑  
遙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  
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  
水目輒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  
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  
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  
下仰視天門窅窅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透迥名曰  
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  
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排石捫天之難  
也館後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烟脣焦五六步一休展

據頓地不遊淫閭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  
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下  
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  
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  
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圖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  
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陞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  
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謂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  
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  
武帝封禪至泰山山下未及上日觀日觀者難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  
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難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  
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  
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魯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  
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  
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集解惠棟曰注郭使者即堅  
伯也又孔穎達云漢魏稱人主或言國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黃  
山曰太康地記奉高者以事東嶽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縣  
南四里漢武立太壇于東山以登天下示增高注宋公孔安也衛  
公姬常也襲成侯孔志也東方諸侯東海王疆北海王興魏魏  
分見范書各紀傳又壇上石二枚圍九尺距石長丈二檢石四枚  
廣六寸均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  
與志文異

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曰岱者胎也  
宗者長也萬物之始

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望秩於山川孔安國書注

雨天下惟泰山乎故為五嶽之長耳安國又曰喻以尊卑祭之也

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喻以尊卑祭之也

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卿大夫伯子男皆祭之矣集解

班于羣神孔安國曰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矣集解

班揚雄太常箴三輔黃圖皆作班與志合徐廣晉人黃圖六朝人

撰猶及見今文蓋據今文有作班者也史記作辨而廣以班讀之

者江聲云辨辨同字士虞記鄭注班或為辨山案辨之即辨易象

傳繫傳皆然辨之即班前書王莽傳辨社諸侯亦其一證惟近儒

以辨無直通班之證而班氏郊祀志引書亦作徧于羣神則意古

今文同史記之辨仍當讀徧然古書亦止辨可通徧辨不能直通  
徧也徐讀辨為班遂觀東后從臣太尉憲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  
則辨直辨之誤耳

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衰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

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

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

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

之姦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

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者

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

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集解先謙曰官本

本或作子子作子考證云子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

鈎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

雒命后經識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

呂舅后之家三司鼎足豕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

義遂呂篡叛僭號自立宗廟毀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

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

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呂匹

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呂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

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

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集解黃山曰光武紀是歲初起明堂靈臺

辟雍及北郊兆域書在中元元年十一月晦後蓋據其設庠序同

律度量衡孔安國書注曰同音律也修五禮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

吉山軍五玉范寧曰五等諸侯之瑞珪璧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

賓嘉也孤所執二牲范寧曰羔雁也一死雉也士贊

也者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

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

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

梁陰集解通鑑胡注謂梁父之陰錢大昕曰梁陰即梁父也先謙曰胡說是呂承靈瑞呂為兆民永

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

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

明經文呂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集解惠棟曰張衡集上事曰河洛五九六莖四九共八十

一 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

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

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比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

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

岱嶽之瑞以日為應也集解惠棟曰注野作列二十二日辛卯晨

比作此從封禪儀校正瑞命篇逸禮瑞命篇也

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日高二丈所燔燎

燔燎煙正北也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衰成君皆助祭位事也

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百為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干寶周禮注曰對審曰輦集解惠棟曰高誘呂覽注曰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

人引車曰輦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召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

如親耕軀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封禪儀曰國家御首輦人

輓升山至中觀日中後到山上更衣封禪儀曰須臾羣臣畢就位

也休須臾復上日中後到山上更衣集解通鑑胡注易服乃即事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召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封禪儀曰國家

臺上北面虎  
賁陸載臺下  
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目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

命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驕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集解惠棟

玉牒畢持禮覆石磧尚書令封上十石檢亦繼以金繩泥以金泥

雜用四方土色各依其色案持禮即治禮郎又曰壇上置石磧再

累皆方五尺厚一尺置壇中刻磧上施十枚石檢東西各二檢南

北各二檢上有石蓋若今之攏子縣子先謙曰注二千官本作三

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目五寸印封石檢

為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

石泥及壇土色赤白黑各依如其方色

歲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

道下封禪儀曰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

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炬火止亦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

誰石見相應和者館見賜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

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  
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露臥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  
豈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  
和明日  
上壽賜百官省事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二十五日  
梁甫九十里夕姓集解通鑑胡注謂復故道而下山也

甲午禪祭地于梁陰曰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曰除地為墀後改墀曰禪神之矣封禪儀

曰功效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集解黃山曰元始五

年莽議北郊配后本與封禪無涉盜國後屢議巡狩亦未實行是

以高后配饗梁陰實當時無識諸臣以意為之耳光武誤聽唐高

宗遵而行之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禪祭武后遂謂祀四月

先后不當外命宰臣抗表率六宮親禪未嘗非光武啟之也

己卯大赦天下曰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元復博奉高靈

勿出元年租芻橐曰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

太尉行事曰特告至高廟虞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太尉奉匱曰告高廟藏于

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

者雲雨之丘墟萬物生遂則官府之

功大雲雨施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

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

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

狩至於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

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

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

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

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



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鬻鬻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魏王健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禮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金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集解黃山曰前世封禪有得封不得封之別故金匱告廟既得封而後刻玉紀之不敢誣其先猶昭鄭重也自唐以下易藁楷以文錦去匏瓦而尊罍踵事增華帝封后禪金匱玉策皆預爲之矣

祭祀志上第七

後漢書七

續漢志集解第七校補

祭祀志上為壇於鄆之陽集解黃山曰至已非漢舊可知柳從辰曰本紀

作鄆南此作鄆陽陽即南也劉注作西疑仍是南字之譌耳一

統志漢高邑故城在今柏鄉縣北二十一里千秋亭五成陌在

今柏鄉縣北十四里去舊縣七里據此則壇明在漢舊縣南七

里矣云西誤也又志沿革表漢之高邑相沿至後魏皆治舊城

北齊天保六年廢徙天保七年廢房子縣移高邑縣於房子縣

東北今柏鄉縣在其東通典亦謂光武即位壇在柏鄉則在高

邑不得謂西矣梁時高邑已在徙治之

後劉注言七里自仍就漢舊縣言也

注淳汗皐澤官本注汗作汙是案荀子汗池淵其五零壇去茅

營官本注去作土非案零與靈道之外徑十九步案之字衍各

同即神靈壇也去譌土字殘

凡千五百一十四神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二十七郊邱引漢制天

萬五千四十孫星衍采入所輯漢舊儀補遺自注云新上疑脫

亡字蓋自漢武求仙徧增郊祀新莽事鬼傳會寢多光武中興

雖采元始中故事而所定止於千五百一十四神

視前世又損其三十六則莽之所增必盡革矣

語在林傳注無有愚智官本注作民無愚民奉種祀至九載乃殛

卷七交甫

案此謂鯀禹興夏仍郊鯀以禹治水為修鯀之功實王業所由基且親近民易知也注文有脫誤故其說不明

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注漢舊儀曰祭天祭紫壇幄帷高皇帝祭

天居壇下西向紺帷帳紺席柳從辰曰注高皇帝祭天官本同此誤文也孫輯本漢舊儀祭作配

御覽五百二十六書鈔九十初學記十三類聚三十八同至孫謂此志注亦同則未知就全文言抑所見續志本有作配天者

獨不誤也今案柳說是也馬氏通考卷六十九引漢舊儀文甚長亦作高皇帝配天又祭天祭無下祭字紺帷帳紺席無紺帷

帳三字此或馬氏嫌原文之累消去耳馬附論云衛敬仲撰漢舊儀頗有正史所未見者然西漢未嘗舉高祖配天之祀惟武

帝作汶上明堂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台高皇帝祠坐對之

謂高帝配天而又言居堂下則未有配神作主而坐堂下者也其義難曉姑錄以廣異聞馬此論至明並足證志注作高皇帝

祭天之誤故約載之

上至奉高注四枚檢石長三尺案通考亦作三尺官本注作五尺非不騎步奉馬案

考不作汝南召陵人陵原講陸據錢校百官為先上柳從辰曰

下是同孫輯本謂續志補注無先字不知五字官本

孫所據何本也案通考引亦有先字

班于羣神注古之聖賢古原譌台據錢校改官本注不誤

乾乾日昊柳從辰曰昊即昊但字形稍異耳凡閣本前之作曷者皆當以此字為正案毛本前昊作曷已備論其失今得

柳說可以  
眩惑矣

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秦山下注日高二丈所燔燎燔燎煙

正北也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儀引此作二丈所與閣本同燔燎二字不重正北也與閣本同書鈔九十一引此作三

丈所與官本同燔燎二字亦不重正北也作鄭今案二三易論無從確定本注燔燎二字當係誤重正北也當作正北向祀

天本北面北或作上者  
疑即北字半體之譌

皆助祭位事也注百官各吕次上柳從辰曰書鈔引此下有國家

義與下郡儲輦  
三百正相接

尚書令吕五寸印封石檢注以石三檢案通考注三作爲是

羣臣稱萬歲注有氣屬天柳從辰曰孫輯本漢官儀引此氣上有青字書鈔引此又作白字

復博奉高贏柳從辰曰光武紀作復贏博梁父奉高是也此脫梁父袁紀亦有梁父而無博又異今案前書武紀元封

元年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其年十月改元行所  
巡至博奉高蛇邱歷城梁父民通賦皆除四縣無出今年算顏  
注自博至梁父凡五縣今云四縣無出算者奉高一縣素以供  
神非算限也然武紀及郊祀志獨給祠復無所與者止山下戶  
三百則餘戶似未全復也光武復奉高與贏博梁父同武帝所  
置三百戶未必已廢也是則武紀所謂四縣仍難確定疑歷城  
不屬泰山復不及耳後漢蛇邱亦不屬泰山故不數  
至博則泰山廟岱山皆即在其縣內袁紀不數似非

太尉奉匱曰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石之下注故藉用

白茅藉原作籍已正官本注不誤柳從辰曰袁紀作藉今案藉籍古雖通作然易藉用白茅茅固草也自以从艸為正

祭祀志中第八

北郊 迎氣 明堂 辟雍 六宗 靈臺 老子

後漢書八

梁

刻

令劉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

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

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殿

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也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

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宮之制館榭殿下之

溫溼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

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

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

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圓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

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

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入窗法入風四達法四時

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月法三十六雨七十二屬

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入達九房薛綜注曰入達謂室

有入窗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玉隆漢官篇曰是古者

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

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云穀水又逕明

堂北中元元立尋其基構上圓下方九室重閣十二堂蔡邕月

令章句因之故引于其下為辟雍也注相參之數案漢司徒馬宮

靈受堂

一

議曰夏后氏世室顯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七十  
二尺如宮言則周明堂大于夏室與鄭異義辟雍所以行禮  
樂宣德化也辟者象壁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木象教化流行  
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  
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外圓者欲使  
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靈臺未用  
事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  
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瑞館卦應神明之變化觀因館昧氣之所驗  
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  
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暑之災陸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  
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之班教曰明堂館上賦大  
合樂射饗者辟雍司曆記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曰明堂  
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  
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  
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  
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  
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  
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  
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  
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所  
由生專館字鱗卦字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

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

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館本取其堂館本取其室館本則曰辟雍異名而同

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

廟明堂之美經曰取部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

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

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清廟論曰百官百官

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百官百官

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

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

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

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館本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

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館本

後莫志入

二



守王闢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  
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  
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  
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皆於東序凡祭  
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  
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志曰禮士大  
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禮記昭穆篇曰  
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  
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  
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  
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  
四周言王者動作發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館於  
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  
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  
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  
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  
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  
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館於  
園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入闕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

應長三十六戶七十二屬以四戶九屬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  
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  
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  
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週以水象四海王  
者之大禮也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  
則曰明堂監本崇字下衍矣字向明二字誤作堂字俱依宋本改  
又以周清廟論之又與本有脫是論下衍曰字又明魯之太廟猶  
周清廟也明下衍堂字之下脫太字俱依宋本改又圖蓋方載六  
九之道也六九何焯校本改九六惠棟曰張衡集舊注云德陽殿  
東有辟雍西有靈臺於其上頒教令者曰明堂大合樂鄉射者曰  
辟雍司曆紀候節氣者曰靈臺黃山曰元始葬議夏至分祭北郊  
光武紀起北郊兆域書在中元元年十一月晦後就使落成郊時  
過矣志未用事當為未及用事奪及字注蔡邕論明堂太室辟雍  
太學異名同事袁準正論陳氏禮書皆極詆之攻兩漢言明堂者  
前則申公之制未行惟存公玉帶一圖後則班固白虎通鄭元禮  
注及邕諸說是也武帝時古文未行本不能詳其制遂毅然就公  
玉帶之說起明堂於汶上黃圖乃載長安西南七里別有武帝明  
堂謂應劭注武帝立明堂王莽修飾令大今漢書實無應劭此注  
惟禮樂志載成帝時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  
表未作蓋葬立明堂辟雍即因其舊址黃圖傳會言之耳莽建郊  
宮仍仿甘泉有竹宮諸制今明堂中亦另有通天屋高八十一尺  
是即仿公玉帶昆侖之類皆莽所定也莽傳奏起明堂辟雍靈臺  
連文光武紀及此志亦連言無別即異名同事之證居攝元年正  
月行大射禮于明堂養三老五更始建國元年又言禘祭于明堂

太廟澤宮君射即辟雍也東膠養老即大學也合祭太廟即太室也皆以明堂言之明莽制本合四者為一明帝紀永平二年祀光武于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九月踐辟雍事三老五更是後漢明堂仍沿莽制白虎通講論五經同異別原師說三禮鄭注專主合經邕則少游長安所論皆取合當時之制故與班鄭各殊焉且邕論所引書今多不見擅弓樂記今亦無邕所引之文後儒但據見存之書推測遷呂太后於園集解通鑑胡注以呂太后幾危劉氏

也 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袁宏紀曰夫越

人而戚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况彰其大惡以為貶黜者乎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張瑞翰昧作記云城北六里

之日犧牲尚黑耳三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

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

中嶽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

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殿及中外營門

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其牛一頭海四瀆其牛

一頭羣神其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集解先

本連下文

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孝經云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五帝坐位堂上各處

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

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曰望雲物杜預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

素察妖祥迎時氣集解惠棟曰禮器曰饗帝於郊鄭元云今漢亦逆為之備四時迎氣其禮則簡先謙曰此應提行官本不

誤五郊之兆自永平中曰禮識集解惠棟曰禮緯合文嘉曰南郊北郊東郊西郊中郊北正謀也注

云東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西郊七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兆域也謀者齋戒謀慮其事也及月令

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集解黃山曰前書十二紀無

議羣望雖及五郊有祀無迎惟莽傳居攝元年迎春於東郊始創為之則固非元始中所有也以識斷郊光武屢與桓譚鄭興言之

朔帝竟實 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行之矣

之日迎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

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曰下兼各有

差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去邑七里因火數也集解李良裴曰本

亦作南郊七里按下祭黃帝后土注云南郊五里互見之文也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

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集解黃山曰張衡傳李注黃靈黃帝神也案前書郊

祀志王莽議郊祀稱天神曰皇天上帝而易五帝之名為黃靈青

靈赤靈白靈黑靈蓋欲以別於天神此志復四帝之稱獨黃靈不

復者嫌與軒轅同稱也莽自謂虞帝之後以黃帝配天不與太皞

炎帝少皞顓頊同列則同名之避亦為莽盜國後之變制後漢因

而未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去邑五里因土數也集解先謙曰

改耳之文官本是也黃山曰中兆若但云去邑五里據上李說為互見南郊惟五郊四言其方則南郊注亦必原作南郊七里言七里已

舞雲翹育命之舞

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命祀

方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尊收月令章句曰西郊車旗服

飾皆白歌西皓集解錢大昕曰明帝紀注引此文云歌白藏以上

陽朱明西顛玄冥本武帝所造郊祀樂歌全載前書禮樂志王念

孫云呂覽有始篇西方曰顛天高注金色白故曰顛天說文顛白

貌楚詞天白顛顛故名也御覽引蔡邕月令章句迎春歌青陽迎夏

尤顯是乃前漢原名也御覽引蔡邕月令章句迎春歌青陽迎夏

歌朱明迎秋歌白藏迎冬歌玄冥則後漢秋冬二歌已為白藏玄

英此本爾雅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冥易名也續

漢書當本白藏作玄英明帝紀李注所引乃續漢本文非此也

玄冥正玄英之誤劉昭注補未攷邕說遂並依班志用原名耳五

郊迎氣前漢所無王莽始據月令創之葬傳載葬徵天下有爾雅

鍾律月令通知其意者皆詣中央黃帝此仍歌朱明者蓋葬自謂

帝樂歌本別有帝臨一篇祀中央黃帝此仍歌朱明者蓋葬自謂  
以土德代漢特虛其位猶秦雍四時不立黑時何焯謂秦白以水  
德當其一是也明帝不營一切仍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曰一  
之斯為失矣錢氏殆偶有不照乎

犧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圉射牲曰祭宗廟名曰軀劉語

在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

車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

用入俗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

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入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

入乘旗旋向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

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夏於南堂距邦七里

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旋向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

唱之以徵舞之以鼓執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

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旋向

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

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

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旋向黑田車載甲鐵鑿號曰助天誅唱之以

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集解惠棟曰注堂階三等尚書大

傳作入等堂階二等尚書大傳作七等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

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

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皆見尚書大傳五行篇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集解錢大昕曰山川百神應祀者

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東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民則祀之以死勤

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館疠疫之

災於是乎崇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神則不時於是乎祭之

孝文十二年令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

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尙未盡秩其

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尙未盡秩其

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尙未盡秩其

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尙未盡秩其

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尙未盡秩其

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尙未盡秩其

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

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

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

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

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及孔子

七十二弟子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而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

書曰祠禮畢命儒者論難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爲

靈臺十二門作詩各召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卽位元初六年召尙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

中爲上下四方之宗召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

公風伯山澤者爲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成



亥之地

集解洪亮吉日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

家稍直

禮比太社也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

捷也

宗祠奏曰案尙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

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咸萬物漢初甘泉汾陰

謂六宗亦禮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

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

大鴻臚龐參等二十四人議下後代各有不同今竝抄集以證其

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

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

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謂天不謂地

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

謂之禮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理少牢于太昭祭星也雩祭水

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星也雩祭水

旱也禮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宰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

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

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月宗星

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

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四星也

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為帝在

于類則禮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

後志書八

六

伏與欲遠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  
 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  
 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立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爲宗而除其天  
 地于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其中以爲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并  
 水旱所宗者入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  
 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四月祭天求  
 見而雩如此祭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  
 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祭之所禱雩祭之禮非正月之祈周  
 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  
 望于山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  
 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  
 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  
 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  
 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  
 所祀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  
 宗之祀也春官大司馬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  
 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  
 以玄纁禮北方以黑璜禮西方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  
 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  
 百禮偏修而不瀆於理爲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禮于六宗  
 祀于上帝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  
 類于上帝宜於社造於廟巡狩四方觀諸侯歸格於山川徧于羣神  
 祖廟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瑞于羣后肆觀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

後漢志八

七

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尙書與禮王制同專一義於藝祖  
禮干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若  
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  
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禮祖禰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  
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  
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  
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  
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饋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  
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  
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  
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  
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舜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  
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  
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  
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望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  
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肆類而亂  
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  
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  
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郊所以不  
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禮于六宗  
與周禮事相符合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  
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爲周

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眾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眾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館本折厯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宜尼所許願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敬莫大天地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為六館五館下又不通禮更成疑味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是實祭地不言地而曰六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禮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樞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樞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署館榘署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豬率以春秋之月集解惠士奇曰禮煙同音劉昭以為音形兩異蓋小學亡而俗師失其讀矣惠棟曰注行宏後為任城王相見光武十王傳龐雉

字宣孟巴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

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

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集解惠棟曰東觀紀曰立黃老祠北宮濯龍中文廟為壇

飾涪金釧器集解惠棟曰胡氏云釧去厚反說文金飾器也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集

惠棟曰東觀紀云祠用三牲太官設珍饌作倡樂以求福祥黃山

曰前書王莽傳或言黃帝時建華蓋以登仙莽乃造華蓋九重高

八丈一尺金瑤羽葆崔豹古今注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有五色

雲氣金枝玉葉止于帝上因而作華蓋也器物總論華蓋張帛為

之有顏題黃屋天子蓋也案黃屋即羽葆幢顏題另以翠羽為之

飾於蓋前以為標識以黃繒為蓋故言屋上林賦郭注華葆也於

神坐建之故

曰華蓋坐

續漢志集解第八校補

祭祀志中靈臺未用事注於之班敘曰明堂

案文選辭注之字皆其上二字與官本注

之作上者又異

取其堂則曰明堂

案官本注作取其向明當必有據但通考引此仍同毛本

皆小學

正詔之於東序

學當作樂官本注不誤

薦俘馘于京太室

薦原謔為已正官本注不誤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

柳從辰曰九牖當作八牖

乃合乘數案柳說是東漢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又云九室室四戶戶二牖通考屢言之矣九牖明誤

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元始中故事謂六

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

案六宗之說雖紛紜錯出自今

論之要以尚書歐陽家說為得其近蓋六宗猶云六合天體本包上下四方上帝者其中宰六宗者其分司皆謂天神亦合禮祀然曰為上下四方之宗是也又曰在天地四方之中而以為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是謂六合所宗非宗有六其說柳非夫天本無所謂上下四方自人定之耳亦可言上下而不可言天地疑今文尚書自有所受故明於天體而歐陽氏師說相承不免因附益反失其真也

禮比太社也注舉中是以該數

官本注是作足

文廟為壇飾

案范書正文廟皆省作廟毛本官本並同此又皆不省者蓋志原本如此合刻仍各存其真也凡志與范

書字同形異者皆放此

祭祀志下第九

宗廟 社稷 靈星  
先農 迎春

後漢書九

梁

剡

令剡 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

漢舊儀曰故孝武廟古今注曰於雒陽校官立之

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

春曰正月夏曰四月秋曰七月冬曰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

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曰上至春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

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

張純

集解惠棟曰案本傳純時為虎賁中郎將也

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

降其私親禮之設施不授之與自得之異意

集解黃山曰張純傳純謂光武之興雖實

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此言祖宗雖不親授之要與高祖自得之異當法宣帝也

富除今親廟四

孝宣皇帝曰孫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獨羣臣侍祠願



下有司議先帝四廟當代親廟者及皇考廟事下公卿博士議耶

大司徒涉等議集解惠棟曰戴涉也宜奉所代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廟代

今親廟集解黃山曰此以代立為說謂光武繼元成哀平而立宜以四帝代四親廟與范書紀傳異光武紀建武十九年春

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

帝平帝於長安李注漢官儀云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

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父皆不可為之後上至元

帝於光武為父繼元帝而為九代然則宣帝為曾祖故追尊及祠

之劉歆云宣帝於光武猶是祖注多一曾字張純傳大司徒戴涉

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尊為

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帝從之據紀所祀為昭宣元

成哀平六帝據傳所祀為宣元成哀平五帝哀平兄弟相及皆元

帝庶孫共為一世漢官儀乃謂光武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祖

父其誤與以宣帝為光武曾祖等此志原議則止元成哀平四帝

兄弟曰

下使有司祠宜爲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春陵節侯羣臣奉祠

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詔曰曰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

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春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

祭祀古今注曰建武十八年七月使中郎將耿遵治皇祖廟舊廬稻田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

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信曰宗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宗廟皆爲侍祠祭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

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爲御史注宗廟宗作光武臨祭宗廟

祭下有祀字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集解黃山曰蔡邕獨斷載元帝

時匡衡貢禹以經義處正已定孝宣爲中宗而前書元紀無之或

未實行若平紀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則固

實有故事矣茲乃復上孝宣尊號曰中宗者蓋於是雒陽高海四

嫌於黜元帝故別從功德追尊明不主故事也於此能陽廟祀高帝文

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集解錢大昕曰前此雒陽廟祀高帝文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

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已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

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

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

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

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禮集解黃山曰張純傳

注平帝元始五年春祫祭于明堂今純云禘祭蓋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山案公羊

文二年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

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注殷盛也謂三年

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前書韋元成傳五年而

再殷祭謂一禘一祫也孔安國論語注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

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白虎通宗廟篇禘祫及遷廟

何以其能世世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由親及遠不忘先祖也  
是今古文之說禘祫同為殷祭祭則遷廟羣廟之主皆從禘及功  
臣所祭尤廣盤庚大享爾祖其從長發大禘阿衡與饗其明證也  
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爾雅曰禘大祭也皆明  
禘大於祫也張純謂元始五年始行禘禮亦以明禘大於祫終前  
漢始一行耳自鄭元舉春秋魯禘于莊公武宮襄公為例乃謂禘  
合毀廟之主不及羣廟之主而箋雖詩遂以為禘小於祫自陸清  
舉禮大傳為證乃謂禘惟追祭始祖之所自出諸廟之主皆不得

從由其所祭者尊故焉禘大於禘夫魯之禘於羣廟乃僭祀周公  
之禮鄭說之誤王肅已駁之矣陸氏之說則宋以後皆宗之然大  
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  
大事省於其君干禘及其高祖於王者為禘於諸侯大夫士即為  
禘本亦合禘禘而言也若禘僅祭其始祖之所出是禘亦僅祭其  
太祖高祖矣其誤一也然則禘雖同為殷祭而禘實大於禘非  
可互通通典乃載劉歆賈逵皆言禘禘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章懷  
注亦謂其名可通則尤大誤考前漢宗廟歲十二祠惟以耐為殷  
祭初無禘禘之名宣帝以前亦並無毀廟之主自元帝用章元成  
匡衡之議罷視盡諸廟始合祭其主於太祖謂之禘祭但為合祭  
之名詞猶光武詔宗廟處所未定且禘祭高廟也本因無廟而始  
合故未毀廟之主不升其事固與古異至元始五年禘祭則王莽  
主之祭於明堂不於太祖時以正月不以十月蓋據魯禮春禘之  
制名為禘祭實用禘禮上溯始祖自出於太上皇旁及蕭霍諸功  
臣故純謂之行禘禮而提禘禘為一即自莽始也莽制父為昭南  
多故所定達學亦出於歆宜其說同章懷注蓋因之也

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竝坐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注曰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

北面故曰穆穆順也始祖特於北其後以次夾始祖而南昭在禘  
西穆在東相對集解惠棟曰案說文昭從人召聲不從日也

之為言諦諦謂昭穆尊卑之義曰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

正尊卑之義禘已冬十月五穀成熟故骨肉合飲食

集解黃山曰禘時以夏漢

世蓋無異說禘則毛詩閟宮傳鄭氏禘禘志及崔靈恩說皆主用秋與純用十月異至元始五年行禘禮則依魯禮用春蓋王莽兼據鄭元詩說成王四年春禘于太祖周公明年攝政改元欲自比周公也胡培翬云時祭在四仲月禘禘在孟月行之羣主合食必待萬物純熟孟秋物尚未備不可以禘不如冬十月為得其正此說蓋得之

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

曰時定語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曰合祭高廟為常後曰三年冬

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

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

漢舊儀曰宗廟三年

大禘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諸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帳繡帳望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帳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鉤器高后右坐亦繡帳御六寸白銀鉤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於前數千斤名曰惟俎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曲屏風穆東面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館林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儀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盛侍中以中館林奉解酒從帝進拜謁贊饗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御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卻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饗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厄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

承丁字漢儀有桓帝祠恭懷皇后祝文曰孝曾孫皇帝志使存司  
臣太常撫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墮其身一不盜敢用絮牲一元  
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薌其嘉薦普淖饌膳豐本明柔膠用薦  
耐事於恭懷皇后尚享綴辭賜皇帝福恭懷皇后命工視承致多  
福無疆于爾孝曾孫皇帝使爾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肩壽萬年介  
爾景福俾守爾民勿替引之大常再拜太牢左辨以致皇帝集解  
惠士奇曰漢無尸空設之左坐者皇后坐于左並食也此云高后  
右坐蓋帝之左后之右也惟尔即僕禮所俎乃尸俎也又曰使爾  
受祿于天云云此大夫殿辭而天子用之非禮也惠棟曰賈逵左  
傳解詁曰禘者遞也密遞昭穆又注諸絜廟神神下脫主字又曰  
辨讀如辨具之辨足上也辭虞周易注曰辨膝下也惟俎惟一作  
多前上酒上下有卮字當從者奉承承一作引太常撫或曰魯撫

光武皇帝崩明帝即位曰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爲起廟尊號曰世

祖廟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後嗣

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

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東觀

書曰永平三年八月丁卯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入佾舞功名東

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秦

爲無道殘賊百姓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萬國咸熙作  
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除誹謗去肉刑澤施四海孝景皇  
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功德茂盛威震海外開地置郡傳之無  
窮孝宣皇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武暢方

外震服百蠻戎狄奉貢宇內治平登封告成修建三雍肅修典祀  
功德巍巍比隆前代以兵平亂武功盛大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  
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元命包曰緣天地之所雜樂為之  
文典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而詩人稱其武功樞機鈐曰有  
帝漢出德洽作樂各與虞韶禹夏湯濩周武無異格與館本不宜  
以名舞叶圓徵曰大樂必易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  
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書  
文始五行武德昭真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為武曲  
副八佾之數十月蒸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館本如故勿進  
武德舞歌詩曰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又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  
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議放唐之文休矣惟德  
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詔書曰驃騎將軍議可進武德之  
舞如故集解錢大昕曰注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按下文引  
樞機鈐館本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子虞韶禹夏湯濩周武  
無異不宜以名舞蓋言樂名大子與韶夏濩相同不宜更以大名  
舞也又引詩傳云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此言歌詩宜名武  
德之舞不宜單稱大武也然則東平王蒼之議正主武德之舞其  
前云樂名宜稱大武者或當時公卿有此議故博引圖緯經傳以  
駁之耳沈約樂志言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  
襲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為大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  
薦之光武之廟此是錯會東觀書意蒼所制歌詩固云武德舞不  
云大武舞也近有據沈約志以譏范史之誤者由未尋釋斯文而  
意為之說爾惠棟曰注驃騎將軍議可藟子顯云永  
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祭歌一章二十六句

百元帝於光

武爲穆故雖非宗不毀也

集解黃山曰前漢諸帝廟皆在陵所惟高祖別有廟在故長安城中見黃圖及

文獻通考王莽始建國元年以漢高廟爲文祖廟漢氏祖宗園寢廟在京師者祠薦如故二年因孫建議罷漢諸廟在京師者地皇

二年並壞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造武士入高廟壞戶獲璧

是城中高廟仍在均見前書莽傳光武建武二年二月起高廟雒

陽是月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鄧禹入長安遣吏奉十一帝

神主黜館爲納於雒陽高廟五年七月詔修復西京園陵語不

及廟六年四月幸長安始謁高廟是城中高廟亦修復均見光武

紀當時兩京各止一高廟諸帝皆四時合祭無廟可毀至莽墮壞

孝元廟起長壽宮尤明見前書元后後遂爲常明帝臨終遺詔遵

傳此言不毀特不廢其時祭而已

儉無起寢廟立廟合祭諸帝高廟之儉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

章卽位不敢違曰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

時合祭於世祖廟語在章紀

東觀書曰章帝初卽位賜東平憲王

蒼書曰朕夙夜伏思念先帝躬履九

德對於八政勞謙克己終始之度比放三宗誠有其美今迫遺詔

誠不起寢廟臣子悲結僉以爲雖於更衣猶宜有所宗之號以克

配功德宗廟至重朕幼無知寤寐憂懼先帝每有著述與義之事

未嘗不延問王以定厥中願王悉明處乃敢安之公卿議駁今皆

并送及有可以持危扶顛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太尉熹等

奏禮祖有功宗有德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



給食於世祖廟如孝文皇帝在高廟之禮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  
蒼上言昔者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德之舞今皆  
給食於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主在  
世祖廟當同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當作舞樂者不當與  
世祖廟盛德之舞同名即不改作舞樂當進武德之舞臣愚意鄙  
陋廟堂之論誠非所當聞所宜言陛下體純德之妙奮至謙之意  
猥歸美于載列之臣故不敢隱蔽愚請披露腹心誠知愚鄙之言  
不可以仰四門賓于之議伏惟陛下以至德當成康之隆天下以  
安刑措之時也陛下盛歌元首之德館本陛下股肱貞良庶事寧  
康臣欽仰聖化嘉羨盛德危顛之備非所宜稱上復報曰有司奏  
上尊號曰顯宗藏主更衣不敢違詔給食世祖廟樂皆如王議以  
正月十八日始祠仰見棖桷俯視几筵眇眇小子哀懼戰慄無所  
奉承愛而勞之所望於王也謝沈書曰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  
在世祖廟坐位駁議示蒼上言文武宣元祖給食高廟皆以配先  
帝所制典法設張大雅曰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於世祖廟同席而供饌集解杭  
世駿曰按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大雅文也以茲為哉漢碑有之以  
許為御以繩為慎非有避諱不知何自惠棟曰東觀記云建初四  
年八月事也袁宏紀曰更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  
衣者帝王入廟之便殿也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  
事和帝即位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集解先謙曰後帝承尊獨斷作是後  
遵承是此文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  
尊亦遵之誤

號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集解錢大昕曰

史脫去曰寶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和帝崩上尊

號曰穆宗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曰尙嬰孫集解惠棟曰孫

袁紀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曰清河孝王子即位建

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太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母曰孝德后清河嗣

王奉祭而已安帝曰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曰自

建武曰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曰其陵號稱恭宗順帝即位追尊

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順帝崩上尊號

曰敬宗東觀書曰有司奏言孝順皇帝弘秉聖哲龍興統業曆乾

遺詔則古欽奉鴻烈寬裕晏晏宣思以極躬自菲薄以崇玄默

履前制敬愍慎終有始有卒孝經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於

百姓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臣請上尊號曰敬宗廟天子世世

敬宗敬袁 紀作孝 冲質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曰殤帝故事就陵寢祭凡

祠廟訖三公分祭之集解惠棟曰鄭駁五經異義曰近漢諸幼小

冲孝質皇帝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于廟太尉司徒分視三陵皆宗廟典制也 桓帝曰河間孝王孫壽

吾侯即位亦追尊祖考王國奉祀語在章和八王傳桓帝崩上尊

號曰威宗無嗣靈帝曰河間孝王曾孫解犢侯即位亦追尊祖考

語在章和八王傳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

集解錢大昕曰五主者高文武宣元也七主者光武明章和安順桓也 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

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

祠決疑要注曰毀廟主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

祔函中有筭以盛主親盡則廟毀毀廟之主藏于始祖之廟一

世為祧祧猶四時祭之二世為壇三世為墀四世為鬼衿乃祭之

有禱亦祭之衿于始館祧祖之廟禱則迎主出陳于壇墀而祭之

事訖還藏故室迎送皆躡禮也集解惠棟曰獨斷云西廟五主東

廟七主以陵寢為廟者三殤帝康陵冲帝懷陵質帝靜陵是追號

為后者三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葬北陵安帝祖母也

皇太后安帝祖母也章帝梁貴人曰恭懷皇后葬西陵和帝母也安帝

母也

賤賈人曰恭敏后葬北陵順帝母也兩廟十二主三少帝三后  
廟十八太宰也黃山曰志言東西廟以雒陽高廟為東長安高廟  
為西惠引獨斷言東西廟以世祖靈帝崩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  
廟為東高廟為西皆就雒陽言

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曰和帝曰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

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袁山松書載邕議曰漢承亡

周禮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元皇

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

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中正大臣

夏侯勝等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

中壘校尉劉歆據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

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

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

大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尊權移臣下  
嗣帝殷勤各欲哀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今聖  
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禮議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  
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  
咸宗之號皆省去五年而再殿給食于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集解先謙曰此注惠氏棟校語與今本有不符處因合湘鄉王氏  
補校者別訂之每帝即位世輒立一廟袁紀無位字是不列昭穆  
不定迭毀蔡邕集作昭穆不定宗廟迭毀元皇帝時集元上有孝  
字是始建大議請依典禮作義集作始建斯議罷黜典禮孝

宣尊崇孝武歷稱世宗紀尊作追集孝上有初字宣作昭歷作廟  
至孝成皇帝集順作慎紀作古人考據慎重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  
孫正重順集順作慎紀作古人考據慎重不敢私其君若此其至  
也紀君下有父字集作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者也皆方前世  
紀皆作比莫能執夏侯之直集作莫能執正夏侯之義故遂借監  
無有防限尊古復禮集作遵復古禮誠合禮議集禮議作事宜孝  
明遺述紀遵作尊

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

黃山曰四親廟之說出禮緯稽命徵鉤命決所謂親廟者親未盡  
則存親盡則毀焉邊之廟也建武以宜元成哀平四世非所謂親也然光武補

親廟元帝為穆宣帝為昭而咸哀平二世非所謂親也然光武補  
祀昭帝于太廟合宣元而備四世則禮意猶存焉蔡邕所定七廟

西京存高祖文武東京則去和安順桓四代以靈帝遙繼章明光  
武馬端臨謂世以和安順桓皆由外藩入繼靈則獻帝親父奉以

直繼嫡統陰有詔附不問世次之懸隔豈為知禮其論嚴矣山以  
為靈帝亦起自外藩則去四帝即為去靈帝之漸豈非詔附獻帝

也直由拘定七廟之制兩京祖宗六廟既勢不可毀僅能存一廟  
廟耳夫光武合祭三宗一廟於高廟明帝以下不起寢廟則東京

實止二廟前漢迭毀之議已無所施禮重所傳和安順桓四帝而  
三世以繼統論親皆未盡也即謂不足為宗去宗號而仍存其時

祭以待親盡而祧非不可矣况宣帝之尊號光武所特上也如以  
祖制為重不去宣帝不幾並禰廟而無之乎循邕之制使漢不亡

則光武明章列在近親廟當遷毀否則再傳而下並禰廟當遷漢  
邑好說禮而不達時變藉董卓之暴肆然行之此其所以招禍乎

邑好說禮而不達時變藉董卓之暴肆然行之此其所以招禍乎

邑好說禮而不達時變藉董卓之暴肆然行之此其所以招禍乎

邑好說禮而不達時變藉董卓之暴肆然行之此其所以招禍乎

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

秦始皇起寢于墓側漢曰

因而不改楊泉請辭曰古不墓祭葬于中野而廟在大門裏不敢

外其親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無依也周衰禮廢立

寢廟于墓漢興而不改以先帝衣冠四時陳列進果實而禘祫祭

祀皆于宗廟及其末因寢之在墓咸往祭焉蓋由京師三輔酋豪

大姓力強財富婦女賸侈車兩相追宿止墓下連日厭妖遂以成

俗迄於今日夫死者骨肉歸于土神而有靈豈肯守夫敗壤栖于

草莽哉黃山曰春官冢人凡祭墓為尸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于

墓左鄭注皆謂祭土神宋儒非之曾子問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

為壇而以時祭韓詩外傳亦有椎牛祭墓之文似古今文皆嘗言

墓祭矣然曾子問為庶子言韓詩外傳為士言本皆無廟者若既

有廟不當復祭于墓此鄭所以不主祭墓也攷古宮廟之制生人

也

秦始皇起寢于墓側漢曰

因而不改楊泉請辭曰古不墓祭葬于中野而廟在大門裏不敢

外其親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無依也周衰禮廢立

寢廟于墓漢興而不改以先帝衣冠四時陳列進果實而禘祫祭

祀皆于宗廟及其末因寢之在墓咸往祭焉蓋由京師三輔酋豪

大姓力強財富婦女賸侈車兩相追宿止墓下連日厭妖遂以成

俗迄於今日夫死者骨肉歸于土神而有靈豈肯守夫敗壤栖于

草莽哉黃山曰春官冢人凡祭墓為尸檀弓有司以几筵舍奠于

墓左鄭注皆謂祭土神宋儒非之曾子問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

為壇而以時祭韓詩外傳亦有椎牛祭墓之文似古今文皆嘗言

墓祭矣然曾子問為庶子言韓詩外傳為士言本皆無廟者若既

有廟不當復祭于墓此鄭所以不主祭墓也攷古宮廟之制生人

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考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王莽傳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是陵地統名京師而廟與園寢尤有別矣漢園寢設坐而無主主必立于廟明帝以下不起寢廟則藏主世祖廟更衣殤質冲三帝就陵寢祭則並無主也惟廟本近墓故無庸祭墓而無廟者之祭望墓為壇望而祭之又別為壇準毀廟為祧去祧為壇之義仍等廟祭耳謁陵則主園不主廟此志亦未能辨也說者曰為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曰象人之居前有朝後

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曰藏主曰

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曰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

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

建武曰來關西諸陵曰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

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曰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

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

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蔡邕表志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體

班固錄漢書乃置章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為寶宜在郊祀志去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真

其中既合孝明旨又使祀事以類相從臣昭曰國史明乎得失者

也至如孝武皇帝淫祀妄祭舉天下而從焉疲耗蒼生費散國畜  
後王深戒來世宜懲志之所取於焉斯允不先宗廟誠如廣論  
去仙道未或易罔也集解錢大昕曰王懋竑云嚴當作裝東漢諱  
莊爲嚴遂并改焉予謂裝妝皆俗字古文本作莊故東漢人稱妝  
具曰嚴具魏志田疇傳戒其門下趣治  
嚴卽治裝也惠棟曰嚴漢官儀作莊

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雒陽在宗廟之右馬融周禮注曰社稷在右宗廟在左或曰王者

五社太社在中門之外惟松東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栗南社

七里惟梓北社六里惟槐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

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爲五官直一行之

名耳白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爲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

爲五行之主何復言社稷五視乎土自列爲五祀社亦自復有祀

館能平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土官之名耳巢方壇

解官本考證曰注馬昭曰諸本皆作馬昭何焯校本改臣昭方壇

白虎通曰春秋文義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

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取青土苴以白

茅各取其面以爲封社明土謹敬潔淨也祭社有樂乎禮記禮  
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獨斷曰天子太社  
封諸侯者取其土苞以白茅授之以立社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  
興唯皇子封爲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以戶數租入爲節不受茅  
土不立無屋有牆門而已禮記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二月  
社也以達天地之氣也盧植曰謂無屋



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

禮記曰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

是以尊天而親地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盧

植曰諸主祭以土地為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即句龍也既祀於社

又祀中霤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一年二月乙酉徙立社稷上東門

內漢舊儀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也集解惠棟曰太牢具謂羊一

牛一豕一也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比太牢黃山曰

光武紀建武元年八月壬子祭社稷春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

右社稷左宗廟社稷宗廟皆人鬼因所祀而重猶天子至於庶人

皆有祖天子之太祖則可以配天也社稷居右則尤重於宗廟禮

皆天子親祭白虎通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

先祖同也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

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載芟良耜歌於周頌社于新邑著在

周書皆周天子親祭社稷之證故王制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縵而

行事而郊特牲首社稷太牢自高祖代秦以梁巫祠天社秦巫祠

社主一因秦舊遂不親祭光武亦惟即位一親祭社稷馴至後世

使者監祠南向不拜失禮之甚者也

孝經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穀之

長也月令章句曰稷秋夏乃熟禮記及國語皆謂共工氏之子曰

句龍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曰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

穀疏集解先謙曰自夏曰上祀曰為稷至殷曰柱久遠而堯時棄

官本疏作菽

菽

菽

菽

菽

菽

為后稷亦植百穀故廢柱祀棄為稷案前志立官社以夏禹配王

黃山曰前書郊祀志湯放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迺遷烈山子

柱而以周棄代為稷祀應劭注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

不可遷大司農鄭玄說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句龍配食

於社稷配食於稷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

五穀眾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

立作社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又作社稷

為長也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也祭社稷以三牲重功也天子社

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王者諸侯所以俱兩社何俱有土之

君也故禮三正記曰社稷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

為天下報功王社諸侯為京師報功也孔廟曰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太社

漢及魏初亦一社一稷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到于今是

祀社稷字不重而後諸儒論之其文眾矣集解惠棟曰注三正曰正

下有記字先謙曰據惠校本出三正曰則上文並無禮記字與官

闕本皆異黃山曰左傳祭法皆明言句龍為社稷為稷是句龍稷

即社稷之主矣自秦漢天子不親祭社稷故鄭元創為配社配稷

之說後世皆樂其便而宗之至謂句龍稷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

皆人臣天子可不祭亦非鄭氏本指也

待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已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

社主不載稷也

白漢諸儒論句龍卽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眾

者土神也侍中郊義以爲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前

見逮及故不敬對退熱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

者所宜與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

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美朕有異同之辭歸于建國

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徵以宗賢備其論以求眞先難而

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宮

爲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

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也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

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穀也館賦也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

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

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

而親地家主中霽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尙不道配食者也

主以爲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于上

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敘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

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爲地哉答

曰此形或著體數自上下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耶

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擲出社稷以爲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

恐非其本意也案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爲句龍則傳雖言祀句

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嘗郊稷祀

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倘讀傳者

則眞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爲

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國移補志九

十

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錄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  
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  
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  
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  
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率  
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為其社傳有見  
文今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微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  
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專誠而社稷太  
牢者土於天為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  
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  
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于天以度言之不可謂  
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則事之時  
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於天乎  
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神  
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  
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俸班同  
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  
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  
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案經傳求索  
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為  
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  
稱是鈞館鉢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  
軻曰子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集解惠棟  
曰薛瓊云漢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其後又立官社配以夏禹而

不立官稷至元始三年始立官稷光武之後但有官社不立官稷  
 鄧義章陵人荆州名士見魏志劉表傳作義黃山曰左昭二十九  
 年傳蔡墨荅魏獻子社稷五祀之問以句龍為后土合句芒蓐收  
 左冥祝融為五官又以后土為社稷合為社稷是句龍本為  
 后土合田正乃為社稷猶修及熙其為左冥也經典言社多包稷  
 與五官之后土異馬昭之辨明矣注仲長統以社為土神土神者  
 地祇即北郊所祀之后土也是其神仍為句龍故鄭氏句龍配社  
 稷配稷之言必不可從者也且鄭所謂配者德相配耦也故臣之  
 稷君必如伊尹之咸有一德論其德非論其位祭法言后土為社  
 稷為稷與帝馨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並舉曷嘗以位別哉湯欲遷  
 句龍以德莫能繼而止則句龍之德上古莫與比陸故祭法言聖  
 王制祭祀特列社稷為首以皆聖王所親祭也仲長統俗儒乃以  
 班爵為比與後周諸臣謂仲尼人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  
 臣天子無致敬之禮何以異乎

其禮簡於社稷云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章昭曰古者穴居故名  
通曰戶祭脾竈祭肺中霤祭心門祭肝井祭腎

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

祠三輔故事長安城東十里有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曰后稷又配食星

也集解黃山曰詩周頌絲衣毛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何楷世本  
古義靈星農祥也先王祀之而配以后稷歌絲衣之詩以樂之

案周書作洛篇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乃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此即志配食星及古義所本然周書言以后稷配食上帝非以配食星也周祖后稷絲衣列於頌王者所親祭也漢舊儀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為民祈穀報功是所祀本主后稷周語洽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因曰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應劭引賈逵說辰星為靈星唐志歲星主農祥后稷馮焉所指為辰者雖不同要皆以農祥為即靈星靈星為相后稷靈星之所主賴后稷經緯之故后稷即馮之靈星為后稷之代名非后稷配靈星矣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祀用

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

漢舊儀曰古時歲再祠靈星靈星春秋之太牢禮也舞者用童男十六人服虔應劭曰十六人即古之二羽也

舞者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春鋤之形象其

功也古今注曰元和三年初為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也

縣邑常曰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集解惠棟曰晉志引漢儀云曰以乙日祠先農乃耕于乙地

丙戌日祠風伯於戌地曰己丑日祠雨師於丑地用羊豕立春之

日集解先謙曰官本立卷下提行案皆青幡幘迎春于東郭外令

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東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則

迎者拜之而還三時不迎集解先謙曰官本

論曰臧文仲祀爰居而孔子曰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曰來

迄今王莽集解先謙曰官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眾焉集解

曰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釋文引

司馬彪云國語爰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不云魯侯也爰居一名維縣舉頭高八尺樊光注爾雅

云形似鳳皇案臧文仲事見魯語爰居維縣釋鳥文世祖中興

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

曰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

曰檢姦萌然而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臣昭曰禹會羣臣於塗山

同圓方異等周禮天地四方璧琮琥璋執玉帛者萬國故已贊不

各有其玉而云未有其器斯亦何哉自上皇曰來封泰山者至

周七十二代封者謂封土為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禮記所謂

因名山升中於天者也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

繼世之王巡狩則修封曰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封泰山本由

好僊信方士之言造為石檢印封之事也所聞如此雖誠天道難

可度知然其大較猶有本要天道質誠約而不費者也故牲有饋

器用陶匏殆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臣昭曰玉貴五德金存不

朽有告有文何敢題刻且唯封為改代故曰岱宗夏康周宣由廢

告厥成功難可知者復興不聞改封世祖欲因孝武故封實繼祖宗之道也而梁松固

爭曰為必改乃當夫既封之後未有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

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曰能大顯於後者實在其德加於民

不聞其在封矣臣昭曰功成道懋天下被化德敷世治所以登封封由德興與封所以成德昭告師天遞以相感若

此論可通非言天地者莫大於易易無六宗在中之象若信為天

地四方所宗是至大也而比太社又為失所難曰為誠矣



贊曰天地禋郊宗廟享祀咸秩無文山川具止淫乃國紊典惟皇

紀肇自盛敬孰崖厥始

集解黃山曰崖厓同字廣雅釋詁方也

祭禮志下第九

終

後漢書九

續漢志集解第九校補

祭祀志下藏主於世祖廟更衣至開祠於更衣錢大昭曰更衣寢

五月嘗麥十月嘗稻之類注陛下盛歌元首之德案書稱帝庸

帝倡之而羣臣和之盛歌元首之德謂章帝之倡德

廟日上飯廟疑朝

方壇錢大昭曰據光武紀注引此志方壇下有四面及中各依方

故句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注至景初中既立帝社二社二社

到于今是祀案孔鼂社議本云至景初之時更立太社太稷又

社二社當是並立二社之譌

國家亦有五祀之祭注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侯康曰白虎通祭

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

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月令五祀

有行無井通典引秦靜云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

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是漢法于五祀之外又有司命山神二祀蓋本祭法七祀之義然鄭注但云民家則非國制矣今案五祀之說戴記所載王制祭法之於月令即有參差周官小祝之於大宗伯亦難證合鄭君隨文釋義雜舉先儒及當時之所聞見以通其說實亦莫衷一是至行之與井則月令行一作井秦靜言之傳元亦言之古行作非易與井混也然禮經殘闕要以見存之儀禮為可據儀禮記行不記井則固以祀行為長特漢魏以來相承祀井禮家重改當時之制不欲變更耳必謂祭竈而不祭井於事有闕於情不類抑不思井之本義原不主水亦並非井之一字所能包江准河漢之民不資於井者將何祀耶行猶言道路人所共由莫能外也亦不後於井謂井水竈火相匹竈主烹飪老婦之祭原不專主火若論相因而及則祭門祭戶而獨不祭行又豈於事無闕於情克類耶尤不然矣後世禮教益失祀典益荒行之祀既已廢絕而竈與司命二祀遂混為一秋之厲祭其有行者亦迷失其本而別以異說主張之五祀既紛七祀何論也

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注農祥晨見而祭也柳從辰曰注晨

或省作晨晨房星也周語農祥晨正韋注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風俗通作辰漢舊儀亦作辰詳前書郊祀志補注

天文志上第十

王莽三志本之史記天官書而頗有增易此志無可推演

但取後漢以來星辰占驗之術入之而刪五行皇極傳星辰逆行諸說實則五行志之一門也此後遂為修史者之定式

後漢書十

梁

剡

令劉昭注補

王先謙集解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庖犧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

法於地觀象於天謂日月星辰觀法於地謂水土州分形成於下

象見於上故曰天者北辰星合元垂耀建帝形運機授度張百精

三階九列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斗衡太微攝提之屬百二十

官二十八宿各布列下應十二子天地設位星辰之象備矣星經曰歲

星主泰山徐州青州兗州熒惑主霍山揚州荊州交州鎮星主嵩

高山豫州太白主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辰星主恆山冀州幽州

并州歲星主角亢氐房心尾箕熒惑主與鬼柳七星張翼軫鎮星

主東井太白主奎與胃昴畢觜參辰星主斗牛女虛危室壁瓏瓏

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常以五  
子日候之甲子為東海丙子為琅邪戊子為彭城庚子為下邳壬  
子為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為漢中  
丁亥為永昌己亥為巴郡蜀郡梓潼辛亥為廣陵縣縣屬以五戌日  
之甲戌為魏郡勃海丙戌為安平戊戌為鉅鹿河間庚戌為清河  
趙國壬戌為恆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荊州常以五卯日候之乙卯  
為南陽己卯為零陵辛卯為桂陽癸卯為長沙丁卯為武陵凡五  
郡第五星主兗州常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為東平任城凡八郡第  
北戌辰為山陽泰山庚辰為濟陰壬辰為東平任城凡八郡第  
星主揚州常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為豫章辛巳為丹陽己巳為  
江丁巳為吳郡會稽癸巳為九江凡六郡第七星為豫州常以五  
午日候之甲午為潁川壬午為梁國丙午為汝南戊午為沛國庚  
午為魯國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為玄菟  
丙寅為遼東遼西漁陽庚寅為上谷代郡壬寅為廣陽戊寅為涿  
郡凡八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為五原雁門丙  
申為朔方雲中戊申為西河庚申為太原定襄壬申為上黨凡八  
郡璇璣玉衡占色春青黃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不如  
此者所向國有兵殃起凡有六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  
十郡九州所領自有分而名焉

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

轅始受河圖圖苞授

集解官本考證曰困學紀聞云圖苞似名氏惠棟云案圖苞受河圖篇名見李善注

選嗣當作陶授當作受規字屬下 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

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義

仲和仲尚書曰帝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在察也璇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

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也集解惠棟曰楚語曰顛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固曰火當為北北陰位也

夏有昆吾湯則巫咸集解官本考證曰困學紀聞曰星家有甘石巫咸三家太史公謂殷商巫咸成之書伊陟

賈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又曰在太戊巫咸又王家孔安國云巫氏也馬融謂殷之巫也鄭康成謂巫官孔穎達云咸賢父子並為大

臣必不世作巫官言巫氏是也後漢天文志乃云湯則巫咸當以書為正 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韋楚

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或云石申父 齊國甘公集解惠棟曰劉

歆七略曰甘公字逢名德 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曰佐時政步

變摠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覩成敗之勢秦燔詩書曰愚百姓

六經典籍殘為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書

李大角大角曰亡有大星與小星屬於官中是其廢亡之徵至漢

興景武之際司馬談談子遷曰世黎氏之後為太史令遷著史記

作天官書成帝時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集解惠棟曰國三老袁良碑云災條

備至許峻有作五紀皇極之論曰參往行之事集解惠棟曰沈約云伏生創記大傳

廣演洪範休咎之徵孝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沈

書曰蔡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著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居攝

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續其下者元年迄孝獻帝建安二十五年二百一十五載言其時星辰之變

表象之應曰顯天戒明王事焉臣昭以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所著靈憲渾儀略著辰耀之本今

寫統以備其理焉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勢緒本

元先準之於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迫建也樞運有迫稽

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輿曰太

素之前幽清玄靜寂寞冥默不可為象厥中惟靈厥外惟無如是

者承久而焉斯謂溟滓蓋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無生有太素始

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渾成先天

地生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者又

承久焉斯為麗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既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

訶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

動地體於陰故平以靜動以行施靜以合化堙鬱構精時育庶類

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  
 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性情萬殊旁通感薄  
 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八  
 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減千里東西則廣增  
 千里自地至天半於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通而度之則是渾已  
 將覆其數用重鈞股懸天之景薄地之義皆移千里而差一寸得  
 之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  
 極宙之端無窮天有兩儀以備道中其可觀樞星是也謂之北極  
 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其世之遂九分而減二陽道左迴  
 故天運左行有驗於物則人氣左贏形左線也天以陽迴地以陰  
 澗是故天致其動稟氣舒光地致其靜承施候明天以順動不失  
 其中則四序順至寒暑不減致生有節故品物用生地以靈靜作  
 合成天清化致養四時而後育故品物用成凡至大莫如天至厚  
 莫若地地至質者曰地而已至多莫若水水精為星星也者體生於  
 無列焉思次質也地有山嶽以宣其氣精種為星星也者體生於  
 地精成於天列居錯時各有道屬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  
 之廷明堂之房大角有席天市有坐蒼龍連蟠於左白虎猛據於  
 右朱雀奮翼於前靈龜圍首於後黃神軒轅於中六擾既畜而狼  
 虬魚鼈罔有不具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於是備矣懸象  
 著明莫大乎日月其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分之一地廣二百四  
 十二分之一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馮焉  
 數奇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陰之類其數耦其後有馮焉  
 者拜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  
 黃有黃筮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母恐後其

後漢志十

三



大目炬城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夫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  
光水則合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  
盈就日則光盡也眾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  
於地也是謂闕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日之滿地其明也縣闕視  
明明無所屈是以望之若火方於中天天地同明縣明瞻闕闕還  
自奪故望之若水火當夜而揚光在晝則不明也月之於夜與日  
同而差微星則不然強弱之差也眾星列布其以神著有五列焉  
是爲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動變挺占賓司主命四布於  
方爲二十八宿日月運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  
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  
二千五百而海人之占未存焉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  
物蠢蠢咸得繫命不然何以總而理諸夫三光同形有似珠玉神  
守精存麗其職而宣其明及其衰神歇精散於是乎有隕星然則  
奔星之所墜至則石文耀麗乎天其動者七日月五星是也周旋  
右回天道者貴順也近天則遲遠天則速行則屈屈則留留則回  
則逆逆則遲迫於天也此行遲者觀於東觀於東屬陽行速者觀於  
西觀於西屬陰日與月此配合也攝提熒惑地侯見晨附於日也  
太白辰星見昏附於月也二陰三陽參天兩地故男女取焉方星  
巡鎮必因常度苟或盈縮不逾於次故有列司作使曰老子四星  
周伯王逢芮各一錯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實妖經星  
之所然後吉凶宣周其祥可盡蔡邕表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  
曰周牌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牌數術具存  
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  
用樣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

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官  
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  
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略求索竊不自量卒欲寢伏儀下思  
惟精意案度成數扶以文義潤以道術著成篇章罪惡無狀投畀  
有北衣滅雨絕餘權融世路無由宜博問羣臣下及巖穴知  
澤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裨天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  
著明者續其後集解齊召南曰注攝提熒惑俱屬陽故曰附於日也  
太白辰星見昏附於月也案攝提地候熒惑俱屬陽故曰附於日  
非謂土木火必附日而行金水不附日而行也惠棟曰注托身於  
月許慎淮南子注常娥拜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又蔽於  
他地他作地平子精於天文而所著靈憲論頗涉誕妄全無發明  
惟指闔虛為地影為千古卓識宋書天文志時閭官用事邕議不  
行

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於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

氣所生為亂兵星占曰其國外用兵也其所曰孛德孛德者亂之象不明之

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名之曰孛孛之為言猶有所傷害有

所妨蔽或謂之彗星所曰除穢而布新也宋鈞注鉤命決曰彗五

苦兵赤則賊起強國恣黃則女害色權奪於后妃白則將軍逆二

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賦江河決賊處處起也韓楊占曰其象若竹

彗樹木條長短無常其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不久災狹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使伯常騫禳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又一日景公彗星出而泣晏子問之公曰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晏子曰君之行義固應無德於國穿陂池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擄奪誅戮如仇讐自是觀之李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果如晏子之言李之與彗如似匪同 張爲周地星孛於張

東南行卽翼軫之分翼軫爲楚是周楚地將有兵亂後一年正月

光武起兵春陵會下江新市賊張卬王常集解惠棟曰王常等本起兵新市後入南郡藍

口爲下江兵也劉玄傳注云續漢書卬作印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陽斬莽前隊

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等殺其士眾數萬人更始爲天子都雒陽

西入長安敗死光武興於河北復都雒陽居周地除穢布新之象

四年六月漢兵起南陽至昆陽莽使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將諸郡

兵號曰百萬眾已至者四十二萬人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爲

將帥持其圖書器械軍出關東牽從羣象虎狼猛獸放之道路曰

示富彊用怖山東至昆陽山作營百餘圍城數重或爲衝車弓撞  
城爲雲車高十丈弓瞰城中弩矢雨集城中負戶而汲求降不聽  
請出不得二公之兵自己必克不恤軍事不協計慮葬有覆敗之  
變見焉晝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占  
曰營頭之所墮其下覆軍流血三千里袁山松書曰怪星晝行是  
名曰營頭行振大誅也  
時光武將兵數千人赴救昆陽奔擊二公兵并力焱發號呼聲動  
天地虎豹驚怖敗振會天大風飛屋瓦雨如注水二公兵亂敗自  
相賊就死者數萬人競赴滎水死者委積滎水爲之不流殺司徒  
王尋軍皆敗走歸本郡王邑還長安葬敗俱誅死營頭之變覆軍  
流血之應也

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爲兵太微爲天廷太白  
嬴而北入太微

集解惠棟曰李涪風  
云行而造其中曰入

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

莽遣二公之兵至昆陽已為光武所破莽又拜九人為將軍皆曰  
 虎為號號九虎將軍至華陰皆為漢將鄧曄李松所破進攻京師  
 倉將軍韓臣至長門十月戊申漢兵自宣平城門入二日己酉城  
 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數千人起兵攻莽燒作室斧敬法闔商人杜  
 吳殺莽漸臺之上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大兵蹈藉宮廷之中仍曰  
 更始入長安赤眉賊立劉盆子為天子皆曰大兵入宮廷是其應  
 也

光武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九月丙戌月犯太微西藩十一月辛亥

主貴親有憂巫咸曰有土功事是歲太白經太微入年四月辛未

月犯房第二星光芒不見九年四月乙卯金犯婁南星甲子月犯

軒轅第二星壬寅犯心火星七月戊辰月並犯昴黃帝星占土犯

鬼皇后有憂失亡其勢河圖曰月犯房天子有憂四足之蟲多死

漢史曰其國有憂將軍死又案嚴光傳光與帝臥足加帝腹上太

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壬寅犯心火星何焯

校本火

建武九年七月乙丑金犯軒轅大星

集解錢大昕曰案志載五星凌犯或稱太白熒惑歲星填

星辰星或稱金木水火土前後俱不畫一惠棟曰李淳風云行而

侵之曰犯石氏云經過其星而光耀侵之曰犯古占七寸以內曰

犯十一月乙丑金又犯軒轅也孟康曰犯七寸以內光芒相及軒轅

也韋昭曰自下往觸之曰犯

者後宮之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是時郭后已失勢見疏

後廢為中山太后陰貴人立為皇后

十年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旁有

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

孟康曰流星光跡相連也絕跡而去為飛也集

解惠棟曰未當去而去曰出

流星為貴使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太微天子

廷北斗魁主殺星從太微出抵北斗魁是天子大使將出有所伐

殺古今注曰正月壬戌月犯心後星閏月庚辰十二月己亥大流

火入輿鬼過軫北庚申月在斗赤如丹者也

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為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

隱隱如雷柳為周軫為秦蜀

集解惠棟曰李殿學云軫安得為秦蜀蓋并字也吳越音訛誤寫耳觀上文西南行

見可大流星出柳入軫者是大使從周入蜀是時光武帝使大司馬

吳漢發南陽卒三萬人乘船泝江而上擊蜀白帝公孫述臣昭曰述雖以

白承黃而此遂號為白帝於文繁長書例未通又命將軍馬武劉尚郭霸岑彭馮駿平武

都巴郡十二年十月漢進兵擊述從弟衛尉永遂至廣都殺述女

婿史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集解齊召南曰公孫述傳作破虜將軍光武紀又作威虜將軍馮峻

斬述將田戎吳漢又擊述大司馬謝豐斬首五千餘級臧宮破涪

殺述弟大司空恢十一月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其夜

死明日漢入屠蜀城誅述大將公孫晃延岑等集解惠棟曰晃所一作光述弟也

殺數萬人夷滅述妻宗族萬餘人已上是大將出伐殺之應也其

小星射者及如遺火分爲十餘皆小將隨從之象有聲如雷隱隱

者兵將怒之徵也

十二年正月古今注曰丁丑月乘軒轅大星己未小星流百枚已上或西北或正

北或東北二夜止古今注曰二月辛亥月入氏暈珥圍角亢房六月戊戌晨小流星百

枚曰上四面行小星者庶民之類流行者移徙之象也或西北或

東北或四面行皆小民移徙之徵是時西北討公孫述集解張永祚曰案公

孫述在西南北字疑誤北征盧芳匈奴助芳侵邊漢遣將軍馬武騎都尉劉

納閭興軍下曲陽臨平集解惠棟曰呼沱曰備胡匈奴入河東中皆屬鉅鹿郡

國未安米穀荒貴民或流散後三年吳漢馬武又徙鴈門代郡上

谷關西縣吏民六萬餘口置常關居庸關曰東曰避胡寇是小民

流移之應古今注曰其年七月丁丑月犯昴頭兩星八月辛酉水

光發東井西行聲隆隆十三年二月乙卯火犯與鬼西北黃帝占

曰熒惑守輿鬼大人憂一曰貴人當之巫咸曰水見翼多火災石

氏曰為旱鄰萌占曰流星出東井所之國大水集解錢大昕曰隋

書經籍志後漢中郎鄰萌撰後漢災異十五卷又云漢末郎中鄰

萌集圖緯識雜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先謙曰官本注國作出

十五年正月丁未彗星見昴炎長三丈韓楊占曰稍西北行入營



室犯離宮

韓揚占曰彗出營室東壁之間為兵起也

二月乙未至東壁滅見四十九日

彗星為兵入除穢昴為邊兵彗星出之為有兵至十一月定襄都

尉陰承反太守隨誅之盧芳從匈奴入居高柳至十六年十月降

上璽綬一曰昴星為獄事是時大司徒歐陽歎曰事繫獄踰歲死

營室天子之常宮離宮妃后之所居彗星入營室犯離宮是除宮

室也是時郭皇后已疏至十七年十月遂廢為中山太后立陰貴

人為皇后除宮之象也

古今注曰十六年四月土星逆行十七年三月乙未火逆行從東門入太微到執法

星東已西南出端門十八年十二月壬戌月犯木星十九年閏月戊申火逆從氏到亢二十一年七月辛酉入畢二十三年三月癸未月食火星都萌曰

熒惑逆行氏為失火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為

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水常曰

夏至放於東井閏月在四月尚未當見而見是贏而進也東井為

水衡集解先謙曰官本衡作衡春秋元命包曰東井入星主水衡也水出之為大水是歲五月及

明年郡國大水壞城郭傷禾稼殺人民白氣為喪有炎作彗彗所

已除穢紫宮天子之宮彗加其藩除宮之象荆州星經曰彗在東并國大人死七十日

主當之謀權扶謹田五十日後三年光武帝崩

三十一一年七月古今注曰戊申月犯心後星戊午火在輿鬼一度入鬼中出尸

星南半度十月己亥犯軒轅大星又七日間有客星炎二尺所西

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凡見百一十

三日輿鬼五星天府也黃帝占曰輿鬼天目也朱雀頭也中央星如粉絮鬼為變害故言一名天尸斧鉞或以病亡或以誅斬

火剋金天以制法其西南一星主積布帛西北一星主積金玉東

北一星主積馬東南一星主積兵一曰主領珠錢鄰萌曰輿鬼者

參之尸也弧射狼謀中參左肩舉尸之東井治雷尸輿鬼故曰天

尸鬼之為言歸也又占月五星有入輿鬼大臣誅有干鉞乘質者

君貴人憂金玉用民人多疾從南入為男子從北熒惑為凶衰輿入為女從西入為老人從東入為丁壯棺木倍價熒惑為凶衰輿

之爲死喪其後二年光武崩

中元

古今注曰元年三月甲寅月犯心後星

二年八月丁巳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相

去二寸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火犯太微西南角星爲將相後太尉趙憙司徒李訢坐事免官大流星爲使中郎將竇固楊虛侯馬武揚鄉侯王賞將兵征西也

天文志上第十終

後漢書十

續漢志集解第十技補

天文志上下應十二子案子疑野之謬注甲午為穎川川原州已正官本注不誤

宋之子章錢大昭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宋司星子章三篇注云景公之史楚之唐蔑柳從辰曰楚有唐昧見史

記荀子議兵篇楚人兵殆於垂沙唐蔑死楊注即楚將唐昧宋書天文志云楚有唐昧掌著天文圖驗昧當作昧諸本作昧者

誤也今案春秋隱元年左傳公及邾僕父盟于蔑公羊穀梁蔑皆作昧文七年公羊傳晉先昧以師奔秦左穀梁昧皆作蔑是

蔑昧本同字唐昧即唐蔑並見商子弱民篇

曰顯天戒明王事焉注靈憲曰案據本書張衡傳注引此乃衡靈憲序文也至衡所作靈憲算罔論

章懷謂衡集無之然鄭樵天文略引衡說甚備則其書固具在也用定靈軌官本注定作之案衡傳注作定之字

誤斯為麗鴻官本注為則人氣左贏形左鏡也案文人當作天

言之贏即靈龜圍首於後官本注罔作蟪案罔轉也謂靈龜

後有馮焉者官本注馮作母驚母恐母原講母已正是為蟾蟾

官本注蟾作蟾案爾雅釋魚蟾諸一切經音義十引爾雅作蟾釋文云蟾音諸本今作諸是陸本原亦作蟾也蟾乃俗字蔽

於地也是謂閻虛官本注地作地又關皆作暗今案據下文言

閻虛為地影為千古卓識知所據北宋本正同毛本言天學者

自非明於天地日月五星之體不能施推步古今一也虞書循

七政以授人時孟子綜千歲而定日至帝王代禮其傳不失儒

者類能通之觀張衡靈應因地測天後世後人所謂傳自吳邦

能外也閻暗古通作實司主命官本注王而海人之占未存焉此

語不知何指疑後世測天者所謂天道者貴順也天道官本

五星之外二星當時已有發明也或作大道地

候見晨候原講候已正言天體者有三家天原講言與上言字

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案晉志周髀即蓋天也有圖方

日月相隱蔽以為晝夜夜謂天本無質日月眾星浮生虛空

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渾天言天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

殼之裏黃周圍如彈丸其形渾渾也考渾天之術原本於璣衡

實非後於周髀宣夜言天者自屬後密於前然周髀宣夜所言

能偏廢前志亦闕而不論

案據邕說知前漢本亦用渾天術自

靈憲出乃益修明之也邕時張衡所

論著者自當尚存邕

蓋欲更推求其源耳

使伯常騫禮之

或謂之彗星注韓楊占曰

官本注楊作

揚後並同

官本注

如晏子之言字之與彗如似匪同

案公羊左氏皆以為彗即星

文十四年傳云字之為言猶彗也注謂彗星亂臣之類不謂即

彗也前書文帝紀注引文類說字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字

字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婦彗星經亦云光芒偏指曰彗四出

曰彗至今驗之猶信字即是彗彗謂艸生彗亂字星之光芒四

出象之婦彗上斂下張而斜長彗星之光芒偏指象之彗主除穢字主亂義富有別

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皆為將帥

案本書光武紀作徵天下能為

為軍吏與志略同蓋當時兵法有六十三家莽欲備其說故徧

徵之重在家數之多被徵者皆有家法也錢大昭氏據前書莽

傳作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謂

紀志者字皆應在家字下似太泥

書有雲氣如壞山墮軍上軍人皆厭所謂營頭之星也

柳從辰曰據光武紀

實先夜有流星墜營中而後晝有雲如壞山當營

而隕袁宏紀亦同此流星同屬天文變徵志失載

太白贏而北入太微

官本贏作贏

皆曰虎為號號九虎將軍

官本無

燒作室斧敬法闕

案前書莽傳作燒作室門斧敬法

校尉公賓就斬莽首柳從辰曰袁宏紀及荀悅漢紀皆作公孫賓就斬莽首與班范本志異

皆小民移徙之徵官本移徙作流移

彗加其藩除宮之象官本象下多也字

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注一曰主領珠錢官本注領誤領